

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河在河的远方

我们在远方看到河流，
河流看到我们之后又去远方。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

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

鲍尔吉·原野 散文精选集

河在河的远方

鲍尔吉·原野◎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河在河的远方 / 鲍尔吉·原野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87-5743-9

I. ①河… II. ①鲍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02981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李天卿

曾艳纯

装帧设计 李斌

排版制作 隋淑凤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

河在河的远方

鲍尔吉·原野 著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官方微博 / weibo.com /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/ sdwycbsgf.tmall.com

印刷 /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700mm × 980mm 1 / 16 字数 / 381千字 印张 / 26.75

版次 /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/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48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录

第一辑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- 王三 / 002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 / 005
公鸡肖像 / 007
母鸡 / 010
鸡鸣三通 / 012
白鹭 / 014
白鹤向南方 / 017
白马寺的鸽子 / 019
白玉鸟 / 021
罗曼·罗兰 / 024
得意 / 025
等待被鸟吵醒 / 026
花雀和花斑的鸟蛋 / 028
麻雀 / 031

目录

第一辑

鸟像神一样生活

起飞 / 033

大雁在天空的道路 / 035

燕子 / 038

啄露而歌 / 040

紫微紫微紫微紫 / 041

新鸟 / 043

鸟儿到底在干什么 / 046

鸟儿叮咛 / 049

鸟儿在嘲笑什么? / 052

鸟居 / 054

鸟群 / 056

鸟群飞过峡谷 / 058

鸟投林 / 060

爱情暖脚 / 062

鸟像神一样生活 / 064

俯视者 / 067

南方的河流 / 072

夜的河 / 074

河流的腰 / 076

公无渡河 / 078

河流没有影子 / 081

楠溪江 / 084

河在河的远方 / 087

黑河白水 / 089

黑河境内的黑龙江 / 091

夜游 / 094

第二辑
河流没有影子

第二辑
夜空里栽满闪电的森林

- 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 / 096
- 河流日夜向两岸诀别 / 098
- 河床开始回忆河流 / 101
- 星辰 / 106
- 车站的月亮 / 109
- 明月夜 / 111
- 荞麦花与月光花 / 113
- 群星的呼喊 / 116
- 他乡月色 / 118
- 银河的手臂 / 122
- 月亮从来就没穿过衣裳 / 124
- 黑夜如果延长,月亮会不会熄灭? / 127
- 穿上夜色出行 / 130
- 谁在夜空上写字 / 133
- 屋顶的夜 / 136
- 夜河两岸的灯火 / 138
- 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 / 141
- 夜雾 / 143
- 把自己甜死的甘蔗 / 148
- 桑葚 / 150
- 桃子 / 153
- 杏 / 155
- 樱桃 / 158
- 鸟啄樱桃人痛快 / 161

第四辑
蜜的秘密

- 樱桃是弯弯的手指 / 163
- 苹果 / 165
- 苹果籽 / 167
- 大枣 / 169
- 高粱与石榴 / 171
- 美丽的葡萄 / 173
- 葡萄园 / 176
- 精灵逃逸 / 178
- 沙果 / 180
- 糖梨儿 / 182
- 唯一的橘子唯一的灯 / 184
- 蜜的秘密 / 186
- 拾麦穗 / 189
- 面包的天堂 / 192
- 馒头酒 / 194
- 悬崖的玉米 / 196
- 玉米之名 / 198
- 小米真小 / 200
- 在德国熬小米粥 / 202
- 大米 / 204
- 豆子 / 206
- 豆芽 / 209
- 干嚼炒米 / 211
- 荞麦面 / 214
- 三枝谷穗 / 217
- 粮食的神性 / 219
- 白菜 / 221
- 苦瓜 / 224

不肖子孙

蘑菇 / 227

洋葱的衣服 / 230

姜汤记 / 232

西红柿 / 234

绿屁股柿子 / 236

腊菜缨子下酒 / 238

节日晚宴之鱼肉篇 / 240

十七岁口福 / 243

酥饺 / 247

人体的盐 / 250

盐和水晶 / 253

瓜子 / 255

黑酥油与白酥油 / 257

黎明的云朵 / 260

云彩 / 262

云的小村庄 / 264

云是一棵树 / 266

乌云 / 269

云中的秘密 / 271

火柴 / 274

火的伙伴 / 275

火琉璃 / 277

火苗去了哪里? / 280

走到哪里都认得出火的模样 / 282

第五辑
黎明的云朵

第六辑
火苗去了哪里

第七辑
不许管狗叫狗

- 爱听二人转的狗 / 286
不许管狗叫狗 / 289
 吉娃娃 / 292
 流浪狗 / 294
 狗市游 / 297
 小狗睡觉 / 299
 猫三题 / 301
猫的眼里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/ 305
 鹿 / 308
 猴们和娃们 / 310
吃猴就是吃人 / 312
 老鼠的大地 / 314
 鼠 / 316
 张无龟 / 318

第八辑
蝴蝶一如梦游人

- 虫子澄澈 / 322
小虫看佛像 / 325
 花大姐 / 327
 虫鸟记 / 330
 蜜蜂 / 332
 黑蜜蜂 / 334
 蜂蜇 / 336
蝴蝶一如梦游人 / 339
 蝴蝶的折痕 / 341
 蝴蝶 / 343
 蚂蚁 / 345
 蚯蚓 / 348

蜻蜓 / 350

剿蚊记 / 353

苍蝇 / 356

蛛网上的星辰 / 357

在虫鸟之间重温大师语录 / 360

白银的水罐 / 364

扁担 / 367

马灯 / 370

针 / 373

门 / 375

墙 / 377

碗 / 380

擀面杖 / 382

鞋 / 384

养蜂人 / 386

乡村 / 388

石屋是山峰的羊群 / 390

雾散了，树叶滴水 / 393

在水上写字 / 395

黄姆村 / 397

小卖部的手风琴声 / 399

乡下女人 / 402

铁匠街的黎明 / 404

乡村片断 / 407

第九辑
小卖部的手风琴声

第一辑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

王 三

我来草原，已入9月。本应该翠绿无边的草原褐黄无边，是土的本色。不少牧民早上醒来，一看窗外眼泪就下来了——土地跟冬天一样，这哪是夏天啊！

我住在苏木（公社）招待所。院子里栽种的西瓜、茄子和白菜绿得抢眼，跟夏天一样。院子里有机电井。

头一天早上，我让骂声吵醒。一个女人骂：“你个臭不要脸的王三，臭流氓！”趴窗看，做饭的妇女手指着天空骂，脸涨红，用围裙擦嘴角的白沫。她姓田。

奇怪，这么偏僻的地方，一大清早就有人上公社耍流氓来啦？也可能贼偷了厨房的东西，跳墙跑了。

早饭是奶茶和肉包子，有切得整齐的咸菜条。女厨师忙着上茶、端包子，我想问王三的事不好意思张口，兴许是他们两口子吵架呢。

吃完饭，到菜园溜达。红砖尖角砌的畦子里，白菜舒卷肥硕。畦子外边的青草快枯死了，闭眼睛等咽气呢。从开春到9月份，这儿没下过雨。菜畦子里的青椒、柿子长得都好，扑扑拉拉的。跟青草比，菜就是国家干部，人到这儿都想当菜种上。

再看，畦子里晾着打开的西瓜，白瓤就开了，不好吃扔掉。也有红瓤扔的。在乡下，败家子才这么干。

公社的院子大，赶上两个足球场那么宽绰。红砖墙围着一排天蓝色彩钢瓦屋顶的房子。出太阳前，几百只雨燕在彩钢瓦上空兜圈子，落下，全站檐上，脑袋对着院子，好像特听话。墙边种一排向日葵，近前瞧瞧，花盘的瓜子少了挺多，露半拉白脸。

傍晚，我在屋里点燃艾草，准备熏蚊子。窗外又有女人骂：“有种的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？臭养汉老婆王三，你个挨刀的货！”

王三是女的？当然女的也可以叫王三。我有个女同学就叫周三。再趴窗看，院子里没人。这一阵儿，苏木干部到各村抗旱，不来上班。我尽视野扫视从大门到菜地到办公室到简易厕所的大院之内，没人啊？只有一排喜鹊站高压线上。王三躲哪去了？也许这个女厨师有妄想症，独自说话。我耐不住好奇心，出了门。女厨师见我，羞涩而灵巧地转回自己房间。她四十岁出头，还会羞涩几年。

大片的火烧云在西天布阵，预示明日又是无雨的响晴天。喜鹊像跳水一样从电线上钻下来，在墙根奔走。公社大铁门已经关上了。王三看来挺冒险，不现形，却没停止骚扰活动。

第二天我起得早，沿公路跑步回来，见女厨师用铁锹头端两只死喜鹊往外走。

我问：“咋回事？”

“我药死的。”

“你咋还药喜鹊呢，多不吉利？”

“要什么吉利？这帮家伙把葵花、西瓜、柿子都祸害得不像样了。”

“噢，喜鹊干的坏事。”

她把死喜鹊扔到公路边的垃圾堆上，说：“可惜没药死王三这个坏种。”她拿铁锹头往高压线瓷壶上指，那儿站一个大喜鹊。

“王三是喜鹊啊？”

“对，我给它起的名。它是这帮坏喜鹊的头子，指挥喜鹊往下冲、上墙、祸害瓜菜。都旱这样了，还祸害东西，真不要脸。”

“王三认识你不？”

“认识。你说它不要脸到了什么程度？把我洗晒的衣服叨下来，拿爪子踹、拉屎。它跟我记仇了，报复我，还站窗台上隔着玻璃朝我瞪眼睛。它们嗑瓜子不吃仁，光嗑，这叫啥玩意儿？”

没过两天，女厨师撒在墙根用农药泡过的菜被一只溜达进院的牧民的羊吃了，羊死了。女厨师用工资赔了羊，被辞退回家。

这个院子只剩下我和王三。它与我对视几天之后飞进院子，甚至到我身边散步。我对它说，你害死了你的同事，害死了羊，害得女厨师下岗了。

王三像沉思，尾巴翘起来如令箭一般。它翅膀上的黑羽并非纯黑，有宝石的浅蓝色泽。

我忘了问女厨师，为什么管它叫王三呢？我怎么看都看不出这只喜鹊哪一点像王三。

乌鸦站在秋天的大地上

从格日僧苏木往东，一直到新苏莫苏木，秋天的大地仿佛沉浸在往事中。早晨的白雾八九点钟才散尽，牛毛黄的荒草被雨浇过，贴在泥土上。褐色的大地延伸到地平线的雾岚里，好像在想一件事。大地如果想一件事，四周变得静悄悄，像在帮它想。夏日的牛群和野花去了哪里？雨水去了哪里？野鸭子和像踩一双滑雪板飞翔的蓑羽鹤都无影踪。大地失去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势必要闭上眼睛想一想。

乌鸦第一个闯入草原的早晨，即使没有人，它们也“呱呱”叫着，听取从远处传过来的回声。仔细辨析，乌鸦们叫得短促，是半句话，等待别的鸦来接续，咕——呱。像说相声有捧有逗，嗯啊那是。它们的音长，刚好跟扇动翅膀的频率符合，也像借力。过一会儿，乌鸦站在了泥褐色、带着白霜的大地上。

乌鸦赤着双脚，结霜的泥土上留下它们的足迹，像国画所谓皴，钉头皴、拖泥带水皴。动物都赤脚，而在秋天看到赤脚的乌鸦，让人感到它们一年当中一无所获，甚至没得到一双短靴子。草原上没有粮食，乌鸦们三三两两站着，抬颈看，似乎对不长庄稼的土地感到气愤。

我一步步朝乌鸦那里走，不知哪一步让它们起飞。走到很近的地方，

瞧见乌鸦翅膀有几根大羽闪蓝光，像高级的漆，黑里暗藏着深蓝。如果不是乌鸦，连宝石都放射不出这么神秘的色泽。人说乌鸦聪明，像水里的海豚。我觉得海豚更友善一些，乌鸦显得傲慢。它一定高估了自己的智力和嗓音，也高估了黑色的高贵含义，因此跟其他的鸟格格不入。看不到乌鸦有什么朋友，譬如乌鸦在枝头跟黄鹂对唱，没有的事。

乌鸦在岑寂的大地行走，感到秋天的荒凉，像一只大筐空了，里面的好东西都被拿走。乌鸦其实很善良，知道大地的疲惫，来到这里散步，是为了与大地做伴。大地在秋天没有伴儿了，喜鹊到村里杀羊的人家报喜，麻雀飞到收割粮食的地方，草已经休眠，只有乌鸦来这里散步，想引发大地的对话。乌鸦赤着脚，一抬一放，在大地身边走来走去。

公鸡肖像

一张脸，像枣那么大，比枣红。上方悬一只黑眼睛。是的，一只眼。另一只眼睛长在对面的脸上。这是一张沉醉多年的面孔，像鸡血石那么红。如此鲜艳的脸庞，眼睛理应是黑色，是的，公鸡有黑色的眼睛。它的眼睛全是瞳仁，没地方长眼白。眼白对它没什么用，它不需要翻白眼。红与黑构成公鸡的面目，还需要什么？喙。是的，它需要吃东西，吃米或沙粒。在红与黑之外，公鸡长出向下弯曲的、坚硬的、黄色的喙。黄喙配合黑红好看极了，这是德国国旗的颜色组合。红脸上的尖喙，如果不是黄色该是什么颜色呢？绿色？滑稽，吉卜赛人和鸚鵡才这么搭配。紫色、蓝色和灰色都不对，公鸡的黄喙流露正气，也叫阳气。喙的上端像倒扣的船，镶嵌出气的鼻孔，不必专门长一只鼻子。人用鼻子吸气，用嘴吃饭，是两套班子，鸡合而为一。想想也是，如果人的口鼻长成一体也没什么不行，但满口的牙没办法安置，鼻腔盛不下这么多牙。人之杂食需要牙，人的胃和肠道也需要牙把食物磨碎。鸟类连鼻子带嘴囫圇于喙上只适合吞咽不嚼的东西。

红黄黑是公鸡面孔的主调，色彩不错，但有点儿秃。公鸡早明白这个，头上早有一顶大红鸡冠子戴着。冠子即帽子，但公鸡的冠子是肉的，一走一哆嗦，神气。从工程学角度说，鸡冠子不管吃不管喝也不管视力与消化。它管文化，文化即无用之物中的用处，装点王侯之气。公鸡仿佛知道自己鸡冠